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9月16日 (第199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 美国经济衰退最有可能因对华贸易战而起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归咎于企业经营不善和美联储未能迅速降息。但事实上，他对华挑起的贸易争端最有可能引起美经济衰退。

## 美国的印太盟友及伙伴正不断深化防务关系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之间的防务关系正在深化。美国在该地区继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 中美关系

### 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美中贸易，但在关税问题上存在分歧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网站9月3日登载该智库民意和外交政策副主任克雷格·卡夫拉（Craig Kafura）的文章称，美国人普遍支持与中国开展贸易，但他们在如何开展贸易的问题上存在党派分歧。

美国人对特朗普提高对华关税的提议存在严重分歧。51%的美国人反对提高对华关税，47%的人支持。45%的注册选民认为，从长期来看，提高对华关税将损害美国经济；但34%的人认为关税将帮助美国经济；只有11%的人认为关税作用不大。

大多数人（74%）支持与中国开展贸易。这可能是因为，美国人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能带来安全利益。64%的美国人认为，美中贸易能增强美国国家安全，76%的民主党人和63%的无党派人士持相同观点。只有14%的美国人认为，美中贸易增加了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此外，33%的美国人认为，从长远来看两国都不会赢得贸易战；27%的人认为美国会赢，24%的人认为中国会获胜。这表明，尽管美国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增强，但他们并不确定美国经济能否经受住美中贸易争端的考验。

### 美中贸易争端未严重到需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9月3日登载该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的文章称，美中贸易争端未严重到让特朗

普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的地步。文章摘要如下: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争”被夸大了。与 2018 年底超过 99 万亿美元的国家净财富和超过 14 万亿美元的年度消费支出相比,美中贸易争端的数据似乎显得微不足道。特朗普宣称要援引 IEEPA,要求美国公司撤出中国。然而,需要有节制地利用 IEEPA。

IEEPA 是国际经济领域的戒严法,不应随意援引。即使总体贸易逆差或双边贸易逆差被视为严重问题,也不属于紧急情况。尽管去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达 6210 亿美元,且其中 60%以上是对华贸易逆差,但美国的经济表现依然稳健。

援引 IEEPA 也不应只是简单地加征关税,原因很明显,美国已经有足够的工具来加税,更何况 10%或 25%的关税也称不上是对真正的国际紧急情况的回应。此外,很少有汇率变动可以称得上是紧急情况。只有当汇率突然下跌 50%,明显破坏美国贸易时,才应该考虑 IEEPA。

那么,什么时候该动用 IEEPA 呢?若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在南海或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那么使用 IEEPA 有其正当性;若中国安全部队在香港对抗议者使用武力,那么可动用 IEEPA,包括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中国近期可能在人工智能等具有经济转型能力的技术上取得突破,这或许可作为采取紧急行动的理由。

## 美国应如何管控新兴技术向中国转移?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高级副总裁、技术政策项目主管詹姆斯·刘易斯 (James Lewis) 执笔的报告称,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具有深层次的相互联系,尤其是在涉及到新兴技术及技术转移时必须谨慎。

报告称,根本问题在于是否允许中国投资美新兴技术,是否

允许中国个人在美工作和学习，以及是否限制美中先进技术贸易。报告认为，需要设置新的限制，但前提是承认开放将让美国更强大，且设置限制时，最重要的考量是保持美国的技术实力，这比限制中国获得技术更为重要。考虑政策的最佳视角是，政策是否能增强美国的创新能力。

美国可以利用现有的监管工具来管理风险，具体包括：建立新的终端用户控制，重点关注中国政府和军事受援国的新兴技术；与盟国合作，限制能获取或控制新兴技术的中国投资；使出口管制现代化，以摆脱绩效门槛；增加联邦调查局对反间谍活动的资助；为基础研究保留“NSDD-189”保护；不要拒绝中国工人和学生，但对于那些有潜在军事用途的研究领域的研究生，或者是那些被派去监视其他中国学生的“看门人”，有必要进行额外的审查；避免禁运，这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会得到盟友的支持。

报告还指出，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必须平衡几个目标：一是当美国利益受损时，减少向中国的技术流动；第二，尽量减少或避免对美国经济及其创新能力的损害；三是与其他友好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敦促中国改变行为，遵守国际准则和惯例。这些措施是防御性的，对中国最重要的回应是加强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

### **冷战范式并不适用于当前的战略格局**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9月6日载文称，虽然近年来有关中美可能进入一场“新冷战”的言论愈演愈烈，但冷战范式并非理解当今战略格局的最佳方式。文章摘要如下：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优于冷战时期。东南亚等中等国家或地区有更多能动性来塑造大国竞争，以使其符合各自的利益。用冷战来定义中美竞争可能会束缚美国的战略思维，更糟糕的是，这种

思维还可能使华盛顿重蹈覆辙，将东南亚国家视为倒向一方或另一方的多米诺骨牌，而非具有不同利益和自主性的伙伴。

到目前为止，中美竞争是非暴力的，更多集中于经济和技术领域。美中对别国内政的影响远比冷战时期美苏采取的方式更为微妙，破坏性也小得多。与苏联相比，中国的核心目标——取代美国作为地区主导大国的地位——更为温和。

此外，在当今世界，经济实力在竞争中可能比军事实力更为重要。虽然，军事实力对中美两国的相对力量平衡仍至关重要，但中国试图将经济力量转换为全球影响力。从长远来看，通过影响力达成战略目标的代价比使用军事力量要低得多。

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苏联的“超级大国”，美国应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与其竞争。冷战时期一味提高军费的策略于今天并不适用。如果优先从军事角度来看待与中国的竞争，华盛顿可能会滥用本应投入到新经济项目的战略资源。

## 对华贸易战最有可能引起美国经济衰退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归咎于企业经营不善和美联储未能迅速降息。但事实上，他对华挑起的贸易争端最有可能引起美经济衰退。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反驳了有关美中贸易战可能导致美经济衰退的说法，并将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归咎于企业经营不善和美联储未能迅速降息。对此，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A. Epstein）撰文逐个分析了以上三个因素导致美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其结论是，特朗普对华挑起的贸易争端最有可能引起衰退。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在推特上自信地称，任何认为他与中国的激进贸易战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人都是错的。对于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特朗普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首先，“经营不善、实力较弱的公司”正因自身的无能而倒闭；其次，这些公司目前的困境不是由贸易战造成的，而是由于美联储未能迅速降息。

对于预期的经济放缓，有三个潜在的“罪魁祸首”：无能的企业、愚蠢的美联储主席、特朗普与中国无休止的贸易战。下文依次分析这三个因素的“责任”。

企业很容易成为总统的替罪羊，但其并非真正的罪魁祸首。在动态经济中，技术创新、产品差异化或市场头脑通常会让新进入市场的公司取代老牌公司。但这一过程并非不可阻挡，因为老公司会自我改造，让一些新公司受挫。因此，要自信地预测谁将在经济格局中成功或失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市场总是在变化。

关键问题是，为什么经营不善的公司的比例恰好在关税产生影响时上升？以下这种解释可以反驳特朗普的论点：当前不稳定的环境正是特朗普“让所有人失衡”的战略造成的。对特朗普而言，这种策略可能是达成交易的好方法。特朗普认为，让中国失去平衡可以让他获得一些筹码。但他的作秀带来的副作用是，许多美国公司也会失去平衡。

现在，经营良好的公司都必须猜测特朗普贸易政策的风向。一些公司或许能对特朗普发出的混乱信号做出不错的回应，其他公司则不然。一些业务并不严重依赖对华贸易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度过这场风暴，但其他许多公司则会发现，下一轮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将进一步减少他们的选项。因此，这种毫无理由的不确定性会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没有人是赢家，除了一位自大的美国总统。

再来看经济衰退的第二种解释：罪魁祸首是美联储和目前无

视特朗普抨击的鲍威尔。在过去的刺激计划效果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凭什么认为另一个刺激计划能奏效？奥巴马执政期间实施了很多刺激计划，但这些计划只带来了缓慢的增长，工资增长尤其缓慢。特朗普在执政初期采取了放松管制的政策，但现在出现了“开倒车”的迹象。随着贸易战的升级，有什么理由指望这种趋势会发生变化？

人们普遍认为，廉价信贷将鼓励企业借贷，从而增加就业和生产。但廉价信贷会带来多重后果，包括降低放贷者的回报。收入较低的人将进一步减少支出和消费。在任何情况中，正面影响是否大于负面影响、如果是的话大多少，这些都是未知数。

第一次实施刺激计划时，对货币政策效果的过度乐观情绪可能会刺激经济。但投资者很快将意识到，长期性经济成功依赖于更高的生产力，而不是金融手段。特朗普式的大幅降息有可能会扰乱经济，而不是刺激经济。美联储不是罪魁祸首。

显然，导致经济困境迫在眉睫的是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贸易战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直是负面，两个原因众所周知。

首先，关税并非完全由中国企业支付，且会降低双方的贸易收益。从短期来看，这意味着贸易量下降；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投资减少。通过关税伤害中国的唯一方法就是伤害美国自己。当成熟的市场因政治原因受到破坏时，没有人能够自信地预测哪一方将遭受更大的损失。

其次，经济民族主义具有传染性。出于尊严和政治因素，中国必然采取报复措施。所以双方越陷越深，等待对方退让。特朗普的愚蠢行为已经让受害者蒙受经济损失。虽然特朗普不断称赞美国农民伟大，但当美国输华农产品销量暴跌时，他束手无策。

没有任何简单的办法能摆脱当前这场经济摩擦。增加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量并不能弥补损失，而且，当贸易战结束时，对

华贸易能否恢复也是未知数。从国家财政拨款给农民以弥补其损失的做法有两个致命的缺陷。首先，拨款的金额太小，不能完全弥补损失，即使是短期内也不能。更重要的是，相应的征税，会减缓其他经济领域的生产活动，增加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特朗普似乎从未意识到，贸易对国内外市场都是利大于弊。他放松了对国内市场劳动力和商品的管制，产生了巨大收益。但他轻率地干预国外市场，削弱了这些成果。如果他输掉 2020 年大选，美国人将为他的虚荣心和愚蠢的经济政策付出高昂代价。

## 美国外交

### 美国能否弥合日韩分歧？

《国家利益》期刊网站 9 月 3 日载文称，特朗普政府试图避免卷入日韩有关历史分歧的敏感争端，但此举正损害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文章摘要如下：

近期的日韩争端暴露出，美国公开影响日韩关系的能力有限。华盛顿谨慎的立场无法完全消除东京和首尔之间的不信任，这将对美国在亚洲长期的盟友构建计划产生干扰。特朗普政府的摇摆不定也导致地区局势不稳定。

美国应鼓励安倍和文在寅共同解决日韩之间的分歧，并在谈判中充当积极的幕后推动者，确保两国政府在某些长期议题上保持一致。鉴于强迫劳动和慰安妇赔偿等纠纷的复杂性，美国应推动第三方或国际裁决来解决这些纠纷，譬如国际法庭（ICJ）和国际刑事法庭（ICC）。若 ICC 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还可以运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启动一项特殊机制以永久解决日韩之间的纠纷。在贸易方面，美国应建议首尔通过世贸组织来解

决与日本的贸易纠纷。

从长远来看，美国还应与东京和首尔的官员联手开展更广泛的公共外交活动，使两国理性的人士参与进来，推动两国暂停贸易纠纷，或推动一项更为持久的针对历史分歧的民间解决方案。

### 特朗普时期大西洋两岸的关系难以恢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 9 月 4 日载文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比利时之行表明，特朗普政府终于认识到与一个更加强大的欧洲做盟友的战略必要性，然而，大西洋两岸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依然很低。

美国对欧盟的态度出现转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认为新一届欧盟领导人不像即将离任的这届如此“怀有敌意”。但两岸最本质的政策矛盾依旧存在，并且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伊朗问题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美伊谈话顺利进行，但美国坚持强硬的对伊政策；贸易问题上，虽然美国和欧洲在进行新的贸易谈判，但美欧互征关税增添了紧张气氛；中国问题上，特朗普一再拒绝与欧洲合作解决问题，他对多边主义和世贸组织的排斥也降低了与欧洲合作的可能性；欧洲防务问题上，特朗普批评“永久结构性合作”、欧洲国防基金，并采取强硬手段。

文章称，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特朗普政府应放下成见，并停止对欧洲不利的行为。对特朗普而言，建立与欧洲互信互惠的关系是高难度任务。

### 兰德公司：恶意社会操纵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兰德公司近期发布报告称，近年来信息战在全球战略竞争中

的作用越发明显，恶意的社会操纵实践者，利用有针对性的社交媒体活动、复杂的伪造、网络霸凌和对个人的骚扰、散布谣言，以及其他工具和方法，对目标国家造成损害。报告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社会操纵”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报告主要发现如下：

美国在检测信息战的技术和范围方面才刚起步；美国需要更新思维架构，以思考外国势力为了获得竞争优势是如何操纵信息圈的；主要的专制国家开始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建立信息渠道，但其计划还在初期阶段；只有当一个社会有漏洞，信息操纵有机可乘，这些操纵才有可能成功；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体现信息操纵造成的具体影响；从对受众的态度或行为上所造成的影响来看，操纵活动的输出与产生实效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大国渐增的敌意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共同使得信息操纵的效果和范围会随时间大幅增大；在信息操纵技术变得真正危险之前，主要民主国家难以建立起有效的防御措施；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操纵的运作方式，民主国家需要立刻对其进行严谨的研究。

基于此，报告建议，为了解敌对社会操纵，美国需要建立一个更正式、更稳固的机制，资助额外研究，调查涉及范围。

## 美国的印太盟友及伙伴正不断深化防务关系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之间的防务关系正在深化。美国在该地区继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美国兰德公司近期发布报告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之间的防务关系正在深化，许多国家扩大安全伙伴关系的目的是加强现有的、以美国打造的全盟关系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分担维护安全的重任。美国在该地区继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报告称，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正在建立或深化彼此间的防务关系，具体表现包括扩大合作范围、开展高层安全磋商、出售或转让防务用品、联合开发防务产业、开展双边培训和演习以及签署防务相关协议等。区域行为体之间正形成一系列新的、重要的联系和安全承诺，对美国、中国和印太地区产生重大影响。报告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历史、身份和规范塑造了防务合作。先前的殖民经历让一些国家（如印度、印尼、越南）对同盟、自治权的丧失和对外国的依赖很敏感；二战后各国的身份正在发生变化，如日本利用安全合作来构建新的地区身份——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及领导者；身份问题很重要，譬如，一个国家是大国还是崛起中的大国，印度、日本和韩国都很在意这一点。

第二，国家实力和军事能力是关键驱动力。用于外部军事合作的资源可增强或限制一个国家与地区伙伴的防务关系；培训、演习和交流可建立至关重要的关系，例如，有实力的国家可以通过援助项目、有针对性的培训来与军事能力较弱的国家开展合作。

第三，反恐、情报共享、网络和海事执法正在为扩大合作铺平道路。印太地区国家对“深化军事和安全合作是为了应对日益强大和强势的中国”这种说法很敏感；各国以反恐合作为起点或基础加强安全联系；在东南亚，合作打击海盗、非法捕捞、毒品走私和偷渡为深化安全合作铺平了道路。

第四，深化与不结盟伙伴的关系是有价值的目标。如果日本、韩国或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带头深化与印度、印尼和越南等国家的关系，后面这些国家将与美国更加亲密。

基于此，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从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角度来看，印太地区各国深化防务合作对美国利大于弊；

厘清哪些合作源自与中国行为无关的因素，有助于理解哪些策略可能不会奏效，以及哪些问题对当地参与者来说比较重要；

只要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等重要伙伴与其他印太国家发展关系的努力有利于美国发展伙伴关系，美国就应把政策重点放在理解和支持这些国家上；

雅加达是东盟秘书处所在地，而印尼认为自己是确保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最重要国家，因此美国应优先考虑与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韩国一起继续与印尼合作；

美国应以 2016 年的《海事安全倡议》为基础，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协调，整合建设伙伴能力的努力，制定一项合适的地区战略，协助解决伙伴国家在情报和执法架构方面的不足；

当美国及其盟友拥有共同的平台时，更有可能实现上述目标。这些平台应该包含常规训练和演习，因为这种关系“有黏性”，不容易因政变或选举导致的变化而破裂。

## 美国政治/其他

###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议程以牺牲美民众利益为代价

美国进步中心网站 8 月 29 日载文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议程以牺牲美国民众的利益为代价，使大企业获益。

特朗普政府在调整贸易规则以造福工薪家庭和保护环境方面几乎一无所获。与其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相比，新修订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只是“旧瓶装新酒”。USMCA 为数不多的变化是，那些对大公司有益的条款是具体和可执行的，而那些本应使工人受益的条款却只是“纸上谈兵”。此外，新协定还延伸了对大制药公司的特殊保护，推高了药品价格。

USMCA 缺乏强有力和可执行的劳工标准，无法为美国工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显示特朗普政府对工人利益的漠视。该协议还允许墨西哥继续推行对工人不利的低工资政策，美国 and 外国大型企业将从中获益，而美国工人工资将继续面临下行压力。

USMCA 完全忽视了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威胁，并未将国内环境法和重要国际协议的标准或执行纳入其中。这不仅对环境有害，还对工作岗位和工资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一些公司将继续将工作岗位转移至海外环境标准最低的地方。

与中国的贸易战对美国家庭和美国经济的某些部门造成重大干扰。对华加征关税相当于给美国中产阶级征收“关税税”。最新一轮对华关税将持续给美国消费者和工人阶层造成多重伤害。即便是特朗普政府的减税计划，其长期受益者也是大型跨国公司，而非工人。上述政策表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议程本末倒置。

### **与竞选承诺相反，特朗普的贸易赤字在增长**

Axios 网站 9 月 3 日载文称，与竞选承诺相反，特朗普的贸易战导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扩大，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逆差也在增加。

在大选期间，特朗普宣称自己能够选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然而，现实是，2016 年至 2018 年，在美国 15 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国与其中 10 个国家的贸易逆差扩大，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从 5030 亿美元跃升至 6280 亿美元。而且，在 2019 年前 6 个月，美国贸易逆差甚至超过过去两年。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是贸易逆差增加的罪魁祸首。贸易逆差意味着，从一个国家购买的东西比出口的要多，但这并不一定是不

公平的。比如你和杂货店有“贸易逆差”：你付钱，得到食物。

特朗普对逆差的痴迷还导致了美国与主要盟友关系的紧张。特朗普就双边贸易平衡问题向加拿大总理开战，但后来他承认美加存在贸易逆差是捏造的；贸易逆差和移民是特朗普对墨西哥不满的主要原因；贸易逆差也导致特朗普对欧洲汽车征收关税。

### 特朗普主义不利于美国商业

《纽约时报》网站9月5日发表社论称，特朗普的贸易战在大范围损害美国经济，特朗普的经济模式不利于商业发展。文章摘要如下：

实例表明，很多企业家想要的是稳定的业务规则，然而，特朗普一直在改变这些规则。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和对环境管制的破坏的确迎合了企业家的部分想法，但他们同样也想要公司有一个稳定的未来。特朗普的政策摇摆不定，让投资者们感到不安。商界对特朗普贸易战的最大抱怨不仅包括关税提高了成本和价格，还包括外国的报复行为在切断他们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特朗普的下一步行动让人捉摸不透，企业家也不敢轻举妄动。

同样的，关于环境政策，大部分商业领袖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危险逼近，社会会逐渐走向低排放经济。但当阴谋论者把气候变化当做一个惊天大谎言，不断去改写规则时，这些商业领袖也不敢放手去投资。

公平起见，需要承认的是，一些类型的商业确实在特朗普的政策下变好了，他们是谁呢？是那些收了钱就跑的黑商：留下一片生灵涂炭的矿产商；利用税金漏洞的房地产投机者；让学生学位无用、负债累累的营利性大学。这些收钱就跑的骗子企业，并不是美国想要振兴的企业类型。按照特朗普的设想，美国不可能

再次伟大。

## 民主党第三次党内辩论的五个看点

美国 Axios 网站 9 月 13 日载文称，12 日的民主党总统竞选辩论是所有热门民主党候选人首次同台，也是最有可能在 2020 年对战特朗普的民主党候选人之间最全面的一次辩论。本次辩论主要有以下五个看点：

第一，民主党在医保问题上的内部裂痕在这次辩论中有所体现。拜登和艾米·克洛布彻（Amy Klobuchar）认为“平价医疗法案”（ACA）是更现实、更实惠的中间道路，他们直接抨击桑德斯和沃伦破坏了所有取消私人保险的医保计划的预算。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认为他的“为所有需要的人提供医保”是正确的，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则把焦点放在特朗普废除 ACA 上。

第二，这场辩论中，哈里斯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攻击特朗普，而不是她的民主党对手。她或许是想向选民表明，如果和特朗普同台辩论，她会做什么。

第三，就贝托·奥鲁克（Beto O'Rourke）本人而言，他在本次辩论中的表现是迄今最好的。他在埃尔帕索事件后提出的枪支管制主张得到了至少 5 名候选人的高度赞扬，但他的表现是否足以让他脱颖而出还有待观察。

第四，大多数候选人称赞奥巴马为全民医保奠定了基础，但桑德斯认为奥巴马和拜登应当为因医保而破产的 50 万美国人负责。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的朱利安·卡斯特罗（Julián Castro）称，拜登的医保计划将导致 1000 万美国人无家可归，并且指责拜登从奥巴马的政治遗产中获益。

第五，社会主义首次出现在民主党辩论中，桑德斯被要求阐

明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意识形态的差异。将民主党刻画为“极左社会主义者”是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盟友宣传活动的主要部分。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